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五目録

玩畫齋藏書目錄敘

董份見前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贈郡使君及泉李公考績序

贈憲使鳳洲王公之任山西序名世貞湖分巡

贈別白石蔡子仟歸德守序

進士題名記嘉靖乙未

題天聖寺重修冊後寺在郡城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在昆山

[illegible]筍譜

贊寧著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五

烏程董斯張遐周彚編　閔元衢康侯恭輯

聯千秋聖開增定

世廟皇貴妃椒榮錄序　　茅坤

曩余筮仕金臺則常與故戚里大都督坦菴大金吾對菴伯仲交至歡也時爲余言幸徼　天子渥恩愧乏涓埃之報惟是終日兢兢無敢少踰尺寸至於甘清素薄紛華能爲福先不爲禍始者則無如季君鶴亭云鶴亭諱九臯字維遠世居吳興長橋北習舉子業數售有司

不偶遂習先公天文術輔其伯兄謙齋公肄業留都欽天監就長安西街居焉都之人素喜浮俠鶴亭獨斤斤焉樹標守正不肯輕屈下人誕有女侄伯兄日聰聰玩弄如掌珠鶴亭且教之矩矱授以詩書居恒嘆曰是女當庇吾宗益加愛訓庚寅果應貞淑之選辛卯入掖庭即蒙殊遇父若弟俱授峻秩賜第葺轂下妃念季父恩崇養與父將未幾父卒鶴亭且殯且哀喪畢返故廬妃追中貴留之再辭曰吾願優游林壑足矣奚事喧赫爲至其發之詩歌淸曠絶塵間戲筆丹青無脩炙名家第

不以此射利也已而貴妃寵日盛眷日隆芬規懿行雖著宮闈不能殫聞顧余聞 世廟時英風凛凛神明莫測諸宮嬪靡不人人相懾妃獨委曲斟酌稗乎諄乎致懇切之衷而 上不疑則所難者一自古外戚以驕縱敗者不可枚舉而妃獨謂門第高可畏不可恃奏勑廷臣禁其徭後永保富貴則所難者二一日 天子命省守宮論鮮稱旨妃洋洋灑灑直攄數百言大都借參爲喻謂宮不必守而責成主德卓見宏論出前人所未道則所難者三人居寵則戚禍自遘妃獨馭下有禮撫字

有恩至今中貴人奉使江南者談及妃德未嘗不泫然流下則所難者四嘉靖末　天子欲幸楚者三欲有所更易者三先後言者相次得罪妃皆力維之而吞悟之事費蠹之昧舉皆屏息則其有裨於宗社者又豈小哉余考其傳譜妃之始祖肇自明季以至漢述善佚戎晉大司馬薇深吏部尚書紹唐太師易直宋大學士拓世多忠貞俊其子孫之獲福也猶東海之波瀾源源不絕無論少司寇應龍少司馬子木大中丞稱少司空節甫彬彬貴倨不勝倒指至若分隸嘉禾者則有吏部員外

郎鄉賢淳山東右方伯伯龍國子博士道原其遷徙他
郡者則有閩郡侯沈公雲間二府沈公無爲州主政桂
溧水知縣名彰尤極繁衍世稱天下無二沈誠艷之也
獨阜之子望者含眞葆素恬澹自守暮年以少司馬命
不宜肩越世業始襲天文之職旋以老自念遂立宗子
承先嗣焉復以暇日纂述 皇貴妃傳畧及 世廟巽
典藁爲一録寧詎毋儀坤範與 聖天子非常之眷昭
灼萬世而先德有光箕裘克紹且兩見之哉遂書之未
簡

八大家文抄總序

茅坤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于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于音裨竈之于占養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御扁鵲之于醫僚之于丸秋之于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

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雜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于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

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覩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辨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畧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洎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啓于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刪六籍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恥之者也由今覩之譬則世之走騕

褭騏驥于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躓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轅之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于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明如

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儁輻湊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藝之遺豈不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于是乎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于道不相盭已謹書之以質世

之如我者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海序　茅坤

我宗皇帝求臣下建言州縣學官所司等譬經術藝而已無他刑獄泉貨簿書筦鑰不必盡如有司例除授且祿故薄或不能攜家爲遠遊不如隸鄉州縣便制曰可以予觀之豈特地里之便否乎哉古者先王盛時庠序學校之制徧天下其所置學官並屬鄉大夫之有德行道藝者爲之師故其敎也以鄉三物其或不帥而糾之也以鄉八刑及三年大比也則又自其鄉大夫之所書

其賢與能者而賓興之以獻于王塾師授者不越乎其鄉則其所群弟子也並其比閭族黨之間而其所躬覩而教之也本之孝友睦婣之行而所以察其風氣習俗敬業樂群與否而鄉擾之也又皆其父兄長老得以耳濡目染而朝且夕焉故其教也易行而其爲化也深孔子鄹人也而教于魯孟軻鄒人也而教于齊已而齊魯之儒以質行稱雖以秦之燔且坑也不廢焉此其所由來者遠矣何君某婺州忠信篤敬之士也其訓我歸安也葳六載君之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衣而其所與群

弟子朝夕相磨切大畧皆其父兄長老之言而以之身其教者非特世之區區讐經校藝而已也故群弟子亦敬共而交事之予以鄉大夫後數過其宫與之遊見其息深深往往低徊歎息不能去嗟乎數年間群弟子之所鹿鳴而賔興者翩翩乎鵠峙而鵬騫矣國家制雖不及以古鄉大夫所書者之權屬之予公而覈其非由服君之教不可也今且徙爲臨海諭臨海者予鄉故所稱多德行道藝之士而方公遜志陳公選葦郎古之所稱鄉先生之最而以高節逸行聞者迺復得一人焉予友

少司寇敬所王公是已王公爲今海內名流其所故嘗督學粵州與豫章也大畧皆本孔孟之道術而身教之其所風厲粵州豫章之士于今猶耿耿若日星焉嗟乎瀕海于婺州爲齒錯壤君以鄉之才且良者而教于其鄉復得古之所稱鄉先生如王公者倘能帥弟子而師事之書曰斆學半吾知天台石梁之間彬彬齊魯矣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嘗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于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

游揚于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于月丘附阜于壟遂得
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
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畢欲不已也僕今
且操縣印綬于江海之間者十年于此矣漁石入爲吏
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
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
能一日安于　朝廷之上隨被指摘而去其間牽機固
遭時難然其所除措力擠則實起忌于同輩結怨于顯
游彼其劌誅不過欲擠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

與合爲婁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喑嗚涕洟故亡實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爲進不得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于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烟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譴不得遽强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洺博中山之間然其當甚而思當寢而夢巳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卽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

于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倕工于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于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具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

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後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澁于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帝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牖遊其背而馳者尾瑣

猥陋矣獨私抑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户肩鑰而入而自
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誰爲我其裒而闡
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
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
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畧琴瑟柷敔調
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儀曩所謂萬物之情各
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
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翕虎嚙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
亦星見躔出然于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

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恠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乃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

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搏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鬭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于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蘙颸飀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

名文物四夷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味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儒目所可紊亂增損於其間者學者苟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不解于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

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僕亦未敢遽取然諾于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于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惆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董潯陽内翰書　茅坤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佩玖或申之蘭茝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鴈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欷有若兒女然者僕每恥笑之豈謂今日僕之于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宇宙同心若寡時或參商情報

倍彿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四顧𥨐𥨐愬言靡由況以失職之人而懸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讒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霑衣也夏日𨹧隷湖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畧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聞于會宗魏其之所不聞于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嘗佩衣帶以誓無忘而兄又與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己者而用之反以盛年遽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于文章詞賦之間以汨沒其

好而其音頗不當有所刺譏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地逆旅也非沉浮險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劫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死且不朽者惟區區心知而已而至古今賢智之士馳騖于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達人視之蓋一覕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所游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謳艷舞連翩綽約震爍赫奕者不可

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官頹然霜露荊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覘卧牛羊于其上耳彼且如是況其細者乎故蚤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慾名納時抑而多懟者小人之所以自慼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為去官而秘跡巖穴者葢慼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萎莽同耳此僕之有所託而逃焉而云云于左右也而兄之復乃欲遲知已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內材藝謀哲之

士能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于時者往歲之
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
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追扼于元封
建元之間者乎武皇帝漢之雄材大畧之主不世出者
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己開東閣
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
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
逮身没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
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

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纾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默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于梁者情有所爲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

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移易其趣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溝遊以成名乎抑亦惘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託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溝告比引僕將有進退之決于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悽纏布所云毒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敎之穡甚荷甚

贈郡伯及泉李先生擢太倉兵憲序　姚翼

本朝於海內方鎮並設藩臬二司撫綏防禦錢穀刑名春生秋殺各分職掌以奉行天子威命明德不相侵越惟南北畿輔諸郡直隸京師不統于藩臬恐小大庶務無從稟受約束遂于要衝之所間設兵憲使帥其屬以受成于撫按使者盖一人而兼藩臬之任非大賢不足以居之銓曹之所推擇　主上之所推轂非海內諸臬佐使等也較而論之則南輔去輦轂遐遠致君令于民也視北爲難而蘇松諸郡錢穀上供幾半天下民繁物

豐爭心易起襟江濱海草竊之徒往往間發治之視兩軸他鎮其難尤甚以故往年太倉兵憲此轄蘇松而常鎮更有專設蓋當事者亦深知之矣乃今合而為一則其推擇豈不尤慎且重哉嘉靖間其為諸生時李襄敏公由吾郡倅擢南禮曹已而居是官聲名赫奕累晉崇爵至參留務今吾郡伯及泉先生於襄敏公為同姓其生也襄敏在豐城先生在餘干為同鄉皆官於湖也為先後同僚乃亦以才賢擢繼襄敏之職其亦奇矣然襄敏之筮仕也在祠祭為清曹其倅湖也烝添設惟日與

諸儒生講學切磋無所事事先生則嘗以侍御奉命出淸三廣戎籍特其適承乏令楚聞先生嘗有言曰是官也以不盡職爲盡職恭其心保護元元之切而不欲驅赤子以充戎伍也是以使車往來楚壤文檄飛馳十五郡而黎民安堵若無所聞知卽某所仰承下風者推之而其在東西二廣可知矣乃今守湖者四越歲其循良之蹟未暇更僕總之愛民好士抑强扶弱之心無日不存而其政無日不行于境內恭自其有識以來所覩記良二千石古昔詩人所謂剛不茹而柔不吐未有能徇

侔于先生者也是先生之筮仕居湖其功業皆過襄敏公遠甚茲行也以其所用惠于吾湖者安四郡之黔黎以其所用威于吾湖者繩四郡之不軌即藩臬之職交濟而無遺矣然則天之所以報酬先生而錫之祿位又豈如襄敏而止哉韓昌黎有言曰山川靈淑之氣所磅礴鬱積必有魁奇之士某嘗遊豫章見其山有匡廬澤有彭蠡靈淑聞于天下其所磅礴鬱積乃獨鍾于二先生而我湖士民並得被其風而蒙其澤其亦幸矣乃某之不肖少以襄敏公幨中弟子之列與聞其所傳陽明

夫子良知之旨既老而仕又獲備先生之屬員而趨走揖拜于庭以奉行其所設施其幸又倍湖之士民萬萬矣先生戒行荆倅費君而下數輩俱蒙先生之澤者謂菲知先生最先屬爲贈言不敢以不文辭

玩芸齋藏書目録叙　　姚翼

天下之物莫難于聚而其聚也莫貴于不散余嘗觀世之貴游公子往往馳心于金玉珠璣珊瑚翡翠之好而剿其力以致之間或厭苦世俗而稍務爲淸虛者則或奇花恠石或古器圖畫終其身淋漓藏嬉于其中而不

出雖以蘇文安之賢達長公猶稱其篤于好畫而韓昌
黎畫記亦且自謂得趙侍御小畫一卷百金不願易也
余自少無他好不惟于世俗之所沈酣如金玉珠璣之
類略不以淄乎其心雖花石畫品爲清虛之士所崇尚
者亦所欲不存而其私心之所癖而不舍者乃獨在古
人之簡冊然好之雖切而力又不能多致六籍而下九
流諸子傍逮外家雜說僅得二千餘卷嘗自夸其所好
之勝以爲世人諸好惟畫稍爲近之然以吾卷帖之美
陳之几上已足與其丹青之艷彼此相角而其中上下

古今數千萬年興衰治亂之跡及其義理之精歌咏敘述之妙雖野史偏記亦可以資多識而廣見聞皆畫中之所絕無也故雖昌黎文安皆博極群書而所好傍及于畫吾猶病其適以玩目而雜心矣况專好于畫者乎而况所好又出其下者乎雖然吾之好書不特勝于世之諸好而已也而其聚也又獨難于散何者蓋金玉珠璣珊瑚翡翠之好舉世衆人之所全也而奇花怪石古器圖畫之好亦清虛之士之所全也好之也全則其物之聚于吾也垂涎者必衆而况其人所好既終身于此

則爲其子若孫者率皆溺于紈綺膏粱鬭雞走狗之事作業蕩而財日匱其末也必不能自給于衣食之需又無義理以養其心而孝敬之念既衰則于其父祖精神之萃手澤之遺邈然曾不爲之介慮舉而棄之于人以求免夫一旦之饑寒也如視敝屣以子孫視如敝屣之心而乘之以舉世垂涎之欲吾見聚之以數十年之力者不終朝而澌滅無遺矣乃若書之好千萬人而無一二焉方吾之好而聚之也世之人皆等之土梗弁髦將群嗤之不暇焉能更有企好者一人聊覘其傍哉而況

爲其子若孫者縱非世世皆能讀史書之人而月染耳
濡之餘或稍稍習其儉素之風以自保且生于詩書禮
義之家非甚病狂不肖當不忍死其親而捐其所甚好
雖欲捐之又或苦于售之不易而中沮然則吾之好書
雖限于力而不能以多致使汗牛充棟以與世之聚他
玩者比隆獨喜其可久據以爲吾有也故于此二千
餘卷者特齋而藏之又籍而錄之使由吾之子若孫以
傳于世世不但賢而能讀吾書者知所寶愛而或附益
之雖中才以下苟非其病狂不肖者因此知吾所好之

甚雖不幸而偶不免于饑寒或姑存之而不强售于非
所同好云耳

大司空南垣神樓序　董份

神樓者司空南垣劉公名其所繪之樓者也始公嘗詔
客身退且老欲遂經營一樓閑關其中者久矣而力不
能于是翰林待詔文衡山告之曰吾能為公遂成此樓
乃繪以貽公而公因命之曰神樓云或言公授神仙御
虛乘氣之術而神樓者即海上神州仙丈宮闕之屬在
雲氣有無之間此公所以志于神仙之道者也而予嘗

覲公弱冠登朝歷郎署二千石以躋六卿所至治行卓異皆顯樹名迹持高節正色以匡翼國家勳勞著于當世此皆廟堂彝鼎之事及其謝休而居坦上方益與鄉搢紳諸老歲時結社從冠裳車騎歌呼宴飲登遊山川有郡邑牧守令長得以造請射問所不及學者從而考德質疑鄉閭田野父老子弟得以伏臘往來揖讓就見欣然無絶之者此又非離遠于世不欲與之接而思海上者也然子獨疑所謂神樓者蓋嘗謁公于坦上矣入其庭而蓬蒿映堂垣欄以方丈之室戶牖不啓其間悉

如也予竊以公既不肯爲仙樓樹郎秘治一泓之間列一亭灌名花雜卉彈琴詠歌其中亦有以自樂者而公曰吾非惡而不存也以吾慮營于物則是皆足以爲吾累也予聞言而恍然及與之坐通夜達曙則言益玄指益微淵然深潛四坐皆靜俯仰顧視察其意皆不足存也予乃起而嘆曰嗟乎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夫神者經所希載學者所不敢道而至人達士卓詭瓌世所以震耳目而開人心使之誕漫恍惚失其常守反而約于正未必非教也故神州之說起自鄒衍世莫不以

為誣矣然衍當七國龍爭之時縱橫戰鬬之術勝國君以土地而魚肉其民士以功利而馳騖于世衍以為其習俗深而識陋未易以正說也故先極閎大之論作怪迂之變使人入其中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而後所爭土地功利之小不覺爽然自失于心此衍之所以為教也及神仙家謂海上神州宮闕雖後世附而益之然予竊意其初必有遠引高蹈之士睹世益陋務紛華勢利以矜呵樂膠不得解故一切委之于虛以為別有天宮貝闕壯麗可悅之地非人俗所有而人必遺棄世味所好

以清虛得之斯亦所以廣大世俗之心而化其見聞者也故其爲教本同而其所從入之塗人有省不省耳而學者一切屏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何異公以世漸漬于末流與古益遠人方浮湛于俗益以卑下思得樓居以處高明而與世相曠其實不在樓也故托之于繪以稱神焉昔漢武帝以仙人好樓居故用釆五城十二樓之制築通天延壽諸臺觀以象仙人所居而泰亦起咸陽離宮屬複道以象天極與以招徠仙人勞費煩矣而仙終不可得也今公以繪得之不伐材不聚工不待日

月而其成若神可望而不可至可見而不可居可以意象得而不可以實求彼之役宮室而以爲真者亦自失矣此亦公之所以爲教之意也夫溷濁于俗與世爲端者其心營于物也深藏固距築室而避人者猶有待于物也故遺世離俗棄物而自全凌雲御風以爲訓者神仙之術也游物而不嘗超物而無待身處人間而其神在雲霄之上軼寰宇之表者聖人之道也公學聖人者也故方其早樹勲業而翩翩于進退之際功成而不有若此公之神樓也及其退居而與世觀人得而覩之而

莫得而及之也此亦公之神樓也故人之見公也澄澹惠和雜以笑謔而其中所不可易者卓然嚴立冠絕海內此亦公之神樓也其望公也耶然儒者而讀公文章聞公行事誦公道德或以爲天人或以爲泰山梁棟此亦公之神樓也合則雲從不合則龍蟠行不小拘言不蹈故與時委蛇無有轍迹此亦公之神樓也故公之于玆皆學望而有得者其事實可據如此而其托之於神以爲教者又其餘也故曰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而或乃求之海上不已踈乎

贈郡使君及泉李公考績序

董份

始及泉公爲侍御秉正直持綱紀厲風裁名重天下故事諸侍御無按數省者公獨持節兼按楚粵川貴諸省以才用也而或以才忌之出爲湖郡人皆爲公屈予獨以周建國而漢承秦置郡然周建千八百國矣蓋周之諸小國未必如今之郡而今之諸大郡固古之國君也何况且按之地廣而郡之治專廣則致之所及者未易徧而專則澤之所被者深自漢以來嘗登之士顯榮一時尊寵海內者豈少哉而功或不顯名遂以泯得史冊

所載二千石諸臣上與天子共理功名顯于當世著于
春秋一郡載之千載典頌至今有耿光何者以其澤深
而不忘政成而足紀也斯則爲公計者孰取焉公頗然
之而公操履精白志意潔修國已鼓然不誣翕然信于
一郡之人心俾皆砥礪濯磨以奉令承命則旣有其本
矣而公如太阿發硎施無留鍔明鑑出匣照無遁形身
不下堂周察一郡郡有一善如親見之有一不善如親
見之乘閒忽發無不中疑有詞者而問之左右左右不
知問之闗人闗人不知皆言公出坐堂皇湛然如水人

不得近入閒齋闃窅然如寂尤空無人即有詗何從遣
遣亦何從達耶衆皆莫測以為漢稱善擿發者多矣然
或用缿筩是有迹也或設鉤距是有術也迹可指術可
窺而今窺者無由指者無據終遂不知其故而皆稱神
明焉以是吏不敢抵讕讕即敗民不敢造皐皐即得吏
見公皆震慴或承牒斷古捧案戰手而公乃諭曰吾奉
三尺法以內檢諸吏吏自舞法爾吾不孩蔽必撫舞者
吾不譴何使也何懼民見公亦震慴或聞遽縮首赴訊
股慄而公復諭曰吾奉三尺法以外轄吾民民自攖法

爾吾不敢赦必無梗者吾不掠立致也何懼諭已公乃嘆曰夫法有縱舍情有出入先王緣情置法爲佐民以遠罪非詆罪以厲民也譬之馬然御黠者利銜駕馴者緩策始郡政廢吏滋弊而民慝吾救深燭而整齊之今吏兢兢救過不暇民抑且屢騪鬻風矣曷寬以俟其後乎于是務一切闊略簡節舒目吏欲湔灑與吏更始民欲拔枳與民休息辟爭解嬈仁漸而義摩之震慴者懽怵懼者感煕煕乎有樂治之效甚公之政成矣王是部使者諸公拔治行上公第一藩臬諸司議治行推公第

一而湖人士則曰公直為天下第一豈惟介也而公貽書予曰昔人在位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今何遽爾哉書且在予反覆讀之其心虛其氣下有餘思焉因復之曰夫在位無赫赫名而去後思者何君公也去後思而在位尤赫赫者黃次公也此皆漢之賢公卿功名相望而次公尤賢公何獨疑之然吾聞器虛則受大水下則流長故天道注虛而地道厚下公方當赫赫而虛心下氣歛謙不居其功名尤不可勝道矣

贈憲使鳳洲王公之任山西序

董　份

昔在孔氏弟子分列文學政事而後世遂岐爲二途然
皐夔稷契輔弼唐虞陳謨爲經佐主作聖其道尚矣而
春秋侯國管仲晏子皆爲齊相相繼霸顯而管仲九府
及晏子七篇甚爲史所稱述其最著者內政燦然周官
法也而兵家穰苴孫武子之流從戰陳立功業披甲胄
成書而後世經生學士莫及焉是遵何道哉豈其去古
近聖人之支流遺裔猶有存者其施之于時既各自表
見而傳之于後亦有可觀覽與自漢尤號多才然蕭曹
周勃申屠嘉霍子孟諸公頗以不學無文見譏而文如

司馬子長長卿班固楊雄輩文皆以綴述紀載終老事功不少概見至今藝林未嘗不抚腕振足嘆也是又何故哉夫宰鈞當軸之人不自儒術則所以黼黻王路者何繇含毫秉筆之士不達時宜則所以經綸國家者何措欲望風雅之復作治道之甚昌難矣斯其所關于世者豈小小哉明興治軼古初而一時以文名者大抵猶襲元陋弘治正德間學者始知法古至于嘉靖士益翕然而鳳洲公與山東李于鱗上下其議朝夕賦咏當是時摯彥景從其尤卓絕者七人號七才子比于建安而

王李爲之宗乃鳳洲公稟才獨殊往往埒古作者七人相覷驚服莫不以太史復出孟堅載生建安以下弗論也蓋鳳洲公之于文雄矣然鳳洲公獨好觀近事自當世大典禮大憲法靡不窮究浹洽貫穿網羅放失舊聞每與論利害考廢舉有味乎其言之也性精敏讀書數行下由郎署至藩臬分道列圖史吟嘯自若或召賓客酬飲飲徹夜罷早起羣吏奉牘擁案引囚盈庭判畢指揮論讞須臾輒竟兩造具當諸老吏皆咋舌去若無事者已則召飲吟嘯如初人皆言鳳洲公知大體熟國條

章審情察勢施無不驗辟如也即他日入贊廟堂提統紀其所樹立可不問而知者是管晏不足奇而馬班無可媿矣鳳洲公與余通家曩京師數相過存余見其喜高節佐急患遇忠義慷慨奮身雖百挫不悔好直氣持天下當否雖萬夫莫奪余甚壯之及余廢居淛而先是鳳洲公亦以家難投劾已而起家轉⿰參知越十年所節見觀其胸中氣益平折節益和此其思深矣承命輒稱疾乞骸骨躊躇逡巡不得已而後往此其念遠矣夫以準古之文而好術近代之實以高節直氣之素而有深

思遠念之心非幾于道者哉夫道嘗之于天吐辭而爲
文學則日星之貞明也任職而爲政事則人物之發育
也失于道則兩失得于道則兩全古今未有能易之者
也皋夔稷契輔二帝而獨盛歷千載而稱賢唯其道得
耳吾固于鳳洲公獨致願焉會鳳洲公以柰知掌憲山
西湖守黃公及僚佐諸君徵余言爲贈遂書之

贈別白石蔡子任歸德守序　　董　份

始予少而狂易好論天下之士然已知有蔡子矣當是
時予始弱冠而蔡子纔束髮耳兩人相遇于茗嘗之上

不問而知其姓名一見意合皆自以爲奇無何而蔡子薦于鄉遂舉進士爲行人奉使四方經齊魯燕趙閩楚之地多覽觀天下年少意博慷慨自喜而銳于文辭其所與交皆天下知名之士縉紳諸老先生爭相慰藉胡中人無不知有蔡子者而予乃家居十數年方屏首講誦見蹤迹遠然蔡子獨念予也時時還家過茗雪見予出其歌詩數十百篇皆燦然雅麗其指在沈謝應劉之間而意義獨遠間與論議其精爽飛動翩翩有凌雲之思予獨憶曩日之見知其旣奇也及余官京師而蔡子

以郎官兩入都與予見于京師問其始則嘿然念辭歟之非務深自裁抑而欲專心大業畢志經濟予旣聚與之深歎其爲人及其再至則曠然大變其要一歸于正翕精斂神其志醇如也蓋非復昔日之蔡子矣繇是朝中士諸公更皆以蔡子爲難予覩自古綴文之士巳嘗力究詞藝馳騁古今而晚能自悔黜其少作惟揚子雲有之當其依慕相如擬著賦頌可謂竭力矣而一旦盡棄好爲深湛此非豪傑振世之士孰克能此嚮使子雲有作聖之志遂益探性命之源本道德之指繇躬行之

路而獨得于心則上可以繼顏曾之傳下可以正漢儒之統惜乎能自見其非而不能約于聖人太玄諸作徒賢于昔日之賦耳終未能粹然于道也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此二者君子知道之辨也故空者道之體也而多者道之累也然多則有以自見於世而空則人不及知故曰洗心以退藏于密人不知而不悔譬之飲食然其中已有所屬饜則八珍九鼎陳于前不慕子雲未知饜飽于聖人之道則夫以多學為慕而患後世之無知其心已多累已而

欲其粹然豈可得乎今蔡子窮十年之力兼于一旦而未志醇壹當卓越子雲而上幾顏子矣予欲究極其道更從而問其微旨會蔡子拜歸德之命且行予以孔氏之門唯顏子然後告以爲邦之道綱非屢空則物感巳意雜施其間亦可以爲斟酌百王之本哉蔡子行且試之歸德其于爲邦有以自驗矣故予無他言而唯論著其學如此

進士題名記

董份

國朝每廷試進士畢必勒石題名太學命輔臣紀之彰

盛典也迺嘉靖十四年乙未　皇上親制策問賜進士
三百二十五人又親品第其一甲而　御賜批焉尤至
甚盛也乃題名之石業奉成命而二三臣相繼以去迄
今又十四年而紀勒未就臣大懼闕遺以請　上乃命
臣份敬撰伏見明興以來加意進士科題名勒文豎碑
貞珉前後林立相繼照映皆仰成摛辭以表著當代制
科之重鋪張國家延攬材俊之心以對揚詔告諸士其
意美而說備矣然士方其離疏釋褐持衮尺書奏對闕
下光被進御遂躋賢途一時名聞而人有榮施之慕故

後是科而勉其後者蓋當筮仕之期而求有入官之守
也今乙未于茲歷年既多士皆已布列中外百執事而
各効其守顯者稍稍擢用漸進九卿而或則擯去雖欲
効用無繇矣其始未嘗不重而進退異焉則所操者殊
也昔虞書稱舜之治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當唐虞將
士皆務實而誠上宜信其言足矣然必明試而庸者蓋
言者所以敷治而功者所以驗言功與言合此聖帝明
王之所務而政化之所以隆也諸進士始之應是科也
雖言人人殊要之不詭于經傳以被采錄則敷奏既皆

已善仕宦十餘年而知增勉凛凛守其官與廢斥者異而方進不已則明試又已有徵此虞廷之所必庸者也即欲附益其說當無所復贅然嘗聞之崖闕出崑經三燎而不變斵琱璉薦珪璧價連城而為國鎮者寶玉也砥礪發土越百鍊而益剛吐虹切玉制器刻銘首五材而難敵者良金也當其士之初進鋭志孰不欲砥礪自見為勲業可立樹其始節非不能慎及其所遇者臨于前而所持者惑于內能不阻于中道者難矣至于任煩引重利害易遷而負荷不易舉歲月積而精神憊久

而不變者文益難矣若夫佐國家翊社稷致主于帝王之隆澤流于海內名垂于後來善始善終與世不朽者則天下之所至難也葢嘗觀唐虞政化天地永久其一時之臣見于典謨諸篇而稱賢者其人千載有榮凱爲至今讀其名者有不稱歎而忻樂之者乎斯所謂不朽者諸進士題名必以穹碑貞珉國家固欲傳之世世紀得人之盛圖不朽也然始節不慎者其名既巳矣中道者不能保其久久者不能勉其所至則名之視昔人何如哉　今上至聖大智宏照旁燭灼見宅俊翕受敷施

以成帝王之治巍乎冠古今而莫及巳他日史臣紀豐
功盛德必與典謨並傳諸進士之在中外百執事者亦
嘗思列名其間乎夫其始節既巳能勉而至此矣自今
至後其道等耳嘗聞唐虞之官維百號稱師師夫豈乏
賢而典謨諸篇之所載者何其少也將必其邁德于衆
而能爲世所難爲者斯得以列名耶爾中外百執事當
巳不愧于維百之徒今既勒名矣其尚益思勉赭夫致
主期于唐虞爲臣而思以唐虞之臣自法皆至義也況
逢主上之聖巳居唐虞之時而不能圖不朽者何其不

勇與臣奉命不佞謹作記

題天聖寺重修冊後

董份

天聖錯瀧盤柱奇巳佛氏善幻其神通不可知往往如此然非趙學士表著之亦未必章章至今顯也寺有古檜相傳自齊梁間稙所從來久學士數登其堂咏焉又嘗圖其四壁爲瀟湘烟景二墨竹二識者稱其妙品迄元至明與天聖之盛爲郡第一旣而柱龍以雷雨飛躍去尤奇殿遂廢古檜堂亦圮數十年來或圮或侵且漸湮滅而四壁之圖獨存其三郡侯金溪張公以政成暇

出游尋錯龍盤柱碑得之草莽間雖殘缺喜其與圖尚存想前賢之風流遡名剎之遺迹慨然咨嗟低徊不能去因捐俸畀僧葺修好事者咸樂為助舉廢飭圮工漸奏成公遂為碑紀其本末而搢紳大夫相與為文若詩播傳詞林積之冊帙蓋天聖且復盛矣僧攜帙來乞予言予惟古大寺之興必有神通以運其始而亦必有紀載以述其成然後足以貽于後來垂之永久凡張公所以係係天聖者重學士之碑與圖也學士在當時其文辭為元首稱而書法繪事妙天下宜公重之若是天聖

復興以有碑與圖耳今公文旣卓絶善大書兼長行楷其碑與學士相照映且公自司理以來郡之廢者舉之圯者飭之諸所維持法紀保護民生者有大功德民亦皆大懽喜則古檜與丗常勿翦而寺碑與峴首相望永永無墜可知矣予遂題其後以附于召南之咏江漢之思俾千百載寺倚之重云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董份

予嘗覽古忠烈之士英傑之人沒而爲神者有之然或止于一隅不能及廣遠當其時暴著久則寖微矣至其

歷千餘年如一日自赤縣神州及四海內外莫不尸祝嚴事之顯赫赫靈肹蠁昭答恍惚精爽至今若在天地間則未有若漢關公之神者也毘山之有關廟則潘少保公所特剏也始少保公嘗以大中丞治河矣當是時河大決淮揚間而淮尤甚即鄒子之菑鉅野之溢當不過是世錯愕莫知所爲而少保馳至淮親請決所推究本始知淮故特堰自漢陳登築高家堰而明興陳平江加築焉迄二百年淮無河患及堰廢而河決矣是堰之爲淮利害章章明甚也遂力主築堰人或多方沮格而

少保銳意築之既築堰又築旁堤二千餘丈堤且就矣而中有龍門未合龍門者兩堤湊處堤將湊則水益束勢益衝故俗稱龍門者言如禹治龍門之難也葢是堤之將成而潰者再矣而少保銳欲成之末且合衆力大舉益以汔成而怪風濤陡作堤忽大潰衆皆失色而少保志益堅氣益銳乃茇蘧廬堤上居之排衆難拂群言而弗顧涉沮洳毳泥途櫛風沐雨歷勞瘁而弗辭屨冰霜犯霧露茹荼嚼蘗甘苦辛而弗恤其捐軀報　國捍患救民眞若王遵之誓塡金堤者而當堤之既潰則慷

慨振悼憂愁幽思而神遂顯靈示之夢矣其詳載少保所撰淮揚廟記中其事甚奇而夢之既寤則堤上人譁傳有神像漂至亟輿而致之宛然夢中所見也少保志本堅而會有神符其銳益甚乃復大舉期以五日報成而躬往督之屆期則水忽遽退風日霽和河流清淺見者莫不駭異而群倐稱慶萬夫懽呼龍門一舉合矣夫一淮揚也始則河決百里固天下非常之大變繼則堤成五日亦天下非常之奇功少保所以感神貺而不已也蓋少保業已 奏請而立廟淮上矣又捐資而務廟

毘山焉蓋以淮上之廟　國之所以報功也而毘山之廟民之所以報德也惟其感而不已故其祀而益虔然淮上則　皇朝賜額寵靈之而毘山之額有獨異者予嘗與少保謁廟而覩其門額曰武安王廟其殿額曰漢壽亭侯關公廟而旁署羽書則嘗曰異哉今天下皆爲神諱而北人諱尤謹一及之則變色嚙指避弗遑而此何署也少保言有奉鸞箕者而神實降之筆如飛不可擥此箕書也夫箕不經見而書家言龍跃天門虎跳鳳闕者予覩其書艮然而晶光外溢内入木理數分此必

神書非世所能假也及謁兩楹間而其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則又嘆曰嗟乎予固謂神至今若在天地間而神所自許信矣然予又聞少保往者既去淮而淮有大風濤震堰神必護護之晝則冉冉有黃雲擁廟夜熒熒有紅燈行堤其顯靈如彼而今于昆山從樂此予竊謂神于四海內外其靈無不之也而今獨于斯乎予此乎戀戀依依若不忍去者何哉或言古大臣將建天下大業則必有神助焉或言神者精之極少保治河其精誠格天而神以精靈自天應之精之

相通也斯圖有然者予獨以明興定鼎燕京而淮轉漕四百萬内實京師外給邊餉所以鞏萬年之國祚受萬國之朝宗而淮實爲咽喉焉其關社稷非小小也故予毎謂少保有社稷功而神實憑依之社稷與天地久長則神與乾坤不朽而少保亦名垂無疆矣故予記毘山之廟而備著淮堰之功所以追其本也毘山在湖郡東北湖受天目萬山之水而此山鎮之今復鎮以神廟而湖世蒙其庥可知也因并著之廟有前後殿皆三楹而後殿則兼祀先主及張車騎者亦仰成神意云

浙直分署碑

董份

初烏青鎮地大如斗而分隸浙直兩省三郡六縣間形錯如繡令甲諸有逮者踰界勿攝而鎮既雜隸跬步即踰諸逋逃如猬聚莫能逮以是人多抵讕俗益抗敝廢格沮事不可勝原吏甚患之而地去鹽官近諸煑海私販大者艦以十數艦大者數十人往往薄鎮浸連大盜椎埋民尤疾苦異日者部嘗議設別駕因即鎮建署矣而別駕多檄委無寧居徒虛署空文無益會署缺別駕焉而久之涵山賊起涵山者鎮之密壤賊渚榜禽而

徐龍起徐逸而周道士起三賊相因出則剽攻居則盜固而周尤猖獗于是中丞謝公侍御蕭公議以鎮本縣隸難治今賊方充斥而諸縣牴牾是賊合而我分滋患未艾也宜改設郡貳總轄之郡貳者例無檄委而職有專統便 上報可因特給關防俾轄諸縣禀約束焉郡之給關防異數也而不由下請特出 上命則尤異之異者也以是郡貳益難其人而羅侯為道州守部使者察舉有才廉名遂自道州轉湖郡貳至則因故劉侯所建署而加闢之始舊署既燬而劉侯造端刈蒿萊墾沙

礫其營構草創堂室略具亦勤已而未成也羅侯乃益經畫備規制中爲堂五楹後三楹最後爲衙堂爲寢室爲樓各五楹而堂之前爲儀門左右爲椽廡而門之外左爲土祠爲賓館爲巡廳右爲獄爲聽候所而譙樓爲大門題曰浙直分署而大門外爲前衢衢左右皆築樓焉而益拓傍近地繚垣二周夾以委巷巷有更柝有警舖而垣後演武堂有重廡有營舍諸署之經畫宏規制備矣侯乃曰夫建署者非以示壯所以衛民也非以侈觀所以保境也今附署有兵百五十有船十二因爲保

衛計而向兵徒具文按籍驅市人集白徒調耳乃請刱之令諸縣具兵食資而署自召募則募皆土著人皆勝戈而署有選兵矣因日坐演武堂援枹鼓出格金懸賞格而僕俸十一在內十九在外以供賞厲衆而習有精兵矣由是周道士者數窺兵强不敢犯遠迹至海濱縛之然周縛而盛賊復起尤桀驁嘗白日殺人吳市刼掠無常奮臂一呼百人辟易而怙力思亂有叵測心遠近震恐僕獨以吾兵固足制賊而此當以計取不宜與力鬭昔慶忌勇冠吳國要離細微而能亦之者計耳乃密

遣兩卒授以秘計斬賊太湖而太湖吳地也正與吳離合亦奇已侯法紀明威令振屢獲大賊戢諸偷治蹟不可勝數而斯舉也兵不移壘不衂鋒而銷無窮之隱憂絶方萌之禍本人方興頌于外侯亦坐嘯署中鎭自是化為樂土而署遂稱名區矣然追原其由則謝公蕭公議設官而少司馬徐公繼之藩臬朱公議建署而舒公繼之此四五公者皆以名賢參會方畧督率以成此功而實由　天子寵靈萬里不遺合諸縣為一體使得効職而盡能也豈非遭逢之至異者哉先是侯在道州實

旣與國是斯定昌言一發衆志恊從然後稱寃之疏不
絕于時執法之章日騰于上而見羅遂得脫九關之險
離千仞之淵如去黃泉而見白日矣是雖一時諸賢共
成其志而實公之一書先開其端也是舉也上而使清
朝無過舉聖德益顯彰下而使正直不終誣忠良必獲
雪其爲一時世道所繫豈淺鮮哉況公新爲京兆列在
九卿九卿敢拂廟堂而不敢拂言路蓋廟堂猶有公心
而言路則不知所抵止也此又世俗皆然者也而公乃
明言其失直指其非曾不少爲依違少有假借眞足以

定一代之功罪決當世之嫌疑轉正闢邪褒善貶惡卓然不貳毅然不揺嚮使其中有毫髮爵祿之心有毫髮顧忌之念能至是哉夫鶺鴒之詩云雖有良朋況也永嘆蓋言急難之時良朋亦無可恃惟有嘆息而已矧地之相懸宜若可諉而心之加切更若弗遑可見公道義篤于衷而意氣發于外非遠近所可隔非緩急所可移金百錬而益精玉三燒而不變其本體既純而事勢所不能奪也故因遡見羅之事而并一道焉

與胡梅林少保書　董份

春夏之交賊至擁衆一二萬計數道入寇此其叵測之志何如哉當是時我兵未集而賊鋒方銳數郡之去賊未遠者皆以爲勢必不敵人人有自危之心雖京都聞之亦頗爲之失色特賴翁設羈縻之策陽許以降而陰爲之備是以得緩其方張之勢殺其咆哮跳號之氣離其黨與而散其交然後從中而圖之以能有濟不然彼以偏師横行中原一時莫攖而今擁此大衆駢首就戮斯豈偶然之故也耶份嘗以此說悉倡之諸公之間盖非以份之一喙足爲輕重而地方大故軍旅大機此亦

關涉不淺份固亦不敢以自隱也份聞古之君子其當
事任變不但身之利害禍福有不能以預計雖其名之
毀譽亦有不能以盡顧者向使此賊今不速藏則其不
蹕豈可勝道哉然策之素定早見而預待之古之所以
成大事者往往如此故曰非常之原常人者駭焉及臻
厥成天下晏如也故樂爲翁一言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答念華張公書　　　　　　　　　　董　份

浙固善地向來未嘗有他而以軍啓其端民蹤其後遂
乃倉卒致人駭驚亦由始失其宜繼無所處遂致此耳

不然則今之民即昔之民今之兵即昔之兵也何昔之抑塞勢若虎狼而今之縛擒易若羊豕非兵民之有異而處之者之不同也故有處而得宜則强梁化爲羊豕失宜而無處則儒弱變爲虎狼此固彰彰較著者也今變亂已平人心已定觀明公目前之聲色不動而此後之功業可知矣鄙人本無可言者但見醇既誦明德而承教又見虛心則鄙人固不敢欺而于臺下尤不敢負也故敢忘其固陋而畧陳梗槩焉其一曰嚴論劾夫浙中近日固平且定矣然當擾攘之餘秉莅災之後以輯

綏爲本以休養爲先而欲施綏養之恩必懲去贓暴之
吏譬之醫然人有宿疾初瘥大患初瘳固當補其真元
調其血脉故主之參朮輔之甘苓皆補之之方調之之
劑也而設使臟有痼疾脾有積食則其痼益甚其積益
深雖有補調及加堅錮矣故田仁奏事先刺三河范滂
登車先澄冀境誠如吏之爲害民之所疾苦也然仍以
爲劾不泛施亦不拘滯惟擇其泰甚發于不職則一人
去而百吏以懲一吏除而萬姓欣躍矣此非有所指亦
非有所聞但槩言之以待裁察耳如無其人則非所當

職也其二曰嚴訪察夫臺下代天子巡狩者也古帝王巡狩之法專以問民疾苦而除其害蔣故國朝之制吏有横恣民有兇豪皆屬之按臺所以代行巡狩之法者也君横恣而甚兇豪無極然後訪而擒之如無甚且極也則雖大郡不擒一人不為廢格也如或有之則雖小邑多擒一二人不為黷刑也然不擒則可姑置而擒之則不可以少原譬之雷然夫雷者所以行天之神威而震物者也譬之霜然夫霜者所以歛天之元氣而肅物者也故春雷無聲則五行志記其變隕霜不殺則春秋

記其災甚言雷之當必震而霜之當必肅也今凡稱諸臺則必曰雷霆當霆一擊則民惕然而畏又必曰風霜風霜一過則民凜然而寒夫天子端居而所以震四海當萬民者獨賴諸臺耳今郡縣之蠹吏閭里之豪民設使未擒則如霜之未零雷之未發猶有畏志猶若寒心猝令擒而後原則反視霜為非霜視雷為不必畏而臨事益恣肆鄉益兇矣然所以擒而有原者恐其或之未真而擒之或枉也故訪而未真寧為姑置擒而既得勿為少原則人既不寬而法無輕縱所以代 天子之職

侍御李公察舉而李公今轉郡守為侯長僚其精白亦相成云

擬諭防秋邊將璽書　董份

皇帝諭諸將士北虜無道數犯邊疆戕我生靈略我畜牧朕憫元元之衆困于蹂躪無罪無辜而罹此大殘故令爾將士荷堅執鋭戍苦寒之地久屯不解朕甚憐之朕躬自減御諸可以佐邊急者一無所恡爾將士宜悉朕心去秋虜酋東擾薊鎮西入離石爾等搴旗斬將之效未聞奔北之音數至廷有司請重賞其諸選耎不前者

於理朕以積弱陵夷備禦之策未講恩信未孚而遽棄之不忍故後失律之問而先逐捕之賞斯曠然與之更始今朕與帷幄之士籌畫攘禦之指纖悉靡遺行已授爾將士爾將士其尚時與發精簡練一禀制成筴奮威鼓勇勦絕亂畧即有不戒尚深計遠慮并力勅援或登埤守障以自完保俾廬井無害男女牛羊無所失須大創虜氣絕其覬心今方秋高虜即不來詎知無他志爾等其勿懈爾等有能振國家之急揚威漠北即分珪析爵朕奚靳焉若來不能禦至不能守去不能追與無將

士同大非朕所以尊顯君屬之意且爲人臣義不當如是也朕必無貸爾等其毋悔

與許敬菴書　　董份

夫朋友之交本列五倫之一而五倫者孔子並陳之以爲達道萬世永守之以爲大經者也顧世衰道微風漓俗薄自周時已有谷風之刺後世遂有翟公之題朱穆之論而友道浸衰矣乃若在漢則前有王貢後有范張史冊載爲美談儒林紀爲高義歷數千載至今有稱然王貢惟出處相援不以窮通異趨范張惟然諾相信不

以死生踰期耳未見有卓偉大節照映天地間若我公之于見羅者也夫見羅公雖與公同講性命之學同以志行相孚固誼如斷金心如介石矣而世方醜正時方忌賢見羅遂嬰滔天之譴而動　主上震雷之怒且將犯天下不測之禍蒙天下不韙之名矣斯其時爲何如哉蓋內而百僚外而四海見者痛心聞者酸鼻而雷霆不可干滔天者能反噬故高者扼腕下者魂消亦徒置之無可奈何而已獨公則眞見同志之冤深惡壬人之妄故明目張膽叩首伸肩移書廟堂達之當事而正論

盡矣其三曰嚴詞訟夫地方之稱惡者莫過于風俗之刁而風俗之刁實起于詞訟之巧蓋彼徼倖一准則雖不勝猶足夸其能若或勝之則益肆其惡然郡縣猶之可也藩臬猶之可也惟臺下則位既尊嚴威復震竦刁者得准一詞則氣焰頓增財可坐索弱者見一詞之准則黽俛若奪事任所爲矧證佐附其强梁共相飾詐或問官慮其原告不甚加刑就令鞫其眞情間爲薄責而刁者已多于勒賄弱者已苦于費財矣昔朱博爲刺史民之擁告者甚衆而博以不親細事悉罷遣之馬援爲

郡守曹司之關白者甚多而援以當持大體皆置不問彼爲刺史郡守耳而猶若是況臺下綜核百寮統制千里者乎然非謂絕無顧也但其始則詳覈所告之詞而准之甚少其既有倍加反坐之例而罪之甚嚴且才訟之繁與皆由訟師之鼓舞若遇反坐必究訟師而所在訟師布滿鄉曲倘訪其甚者必爲除之則譬之審一濁源而羣流皆潔拔一惡穜而百稼皆蕃矣

與郡伯及泉李公書　董份

份非因民間洶洶出而親之見水皆滔天圩皆如沼而

室家倒塌遠近呼[illegible]仰望水則魂摇聞號則心碎不知
天之降災何至是極也今稍窪者已蕩沒矣惟高者尚
在救獲然其間不過十之一二耳而天倘不雨則人力
猶有可施今雨勢不但不止且時復傾盆恐不沒不已
也將如之何聞公以惻隱之心懷焦勞之志日來爲民
祈禱無所不至今所恃者惟有公至誠回天若稍得雨
止或可救此十之一二否則一望皆湮矣乞公身率各
屬檄下各縣大行停禁咸極焦勞真有爲民請罪于皇
天之意庶幾天或稍回民可稍活則萬民仰戴而亦公

憫民窮恤民隱之至情也昨嘉禾流民聚衆擾動國郡
驚惶而我湖獨賴公撫綏有素坐鎮有方是以鄰壤如
沸湯而湖中獨如安堵人實陰受其賜而不知其自公
也然舊歲我湖雖未可爲豐穰亦未盡爲荒歉是以民
不敢動法猶可行今田既皆渰人將無賴矣頃聞自平
望至若城百里之間沿途多搶行舟將絕恐攘奪之端
一啓而變亂之漸將生機已動于目前非細故也今所
恃者全仗我公夫此時非爲處常實乃禦變夫禦變之
道必先結之以恩而後重之以法所謂恩者公有焦勞

祈禱竭誠之意民既知感矣而必當預爲多方賑濟之
圖民知將有賑濟則庶以少安其心民知急圖賑濟則
尤以感動其心民之待公眞如赤子之待乳母豈有赤
子而忍待乳母者乎如此則公之屢結矣而後以法制
之昔在周禮治亂國則用重典而孔明以嚴治蜀實倣
此意夫周家仁厚豈欲其用重典哉而三國當戰爭之
時姑息不假孔明豈欲其用嚴哉蓋亂國而待以仁厚
則民無忌憚而其亂益滋戰爭之時而待以姑息則軍
無統紀而戰爭必敗此聖王之法而賢者之妙用也今

當此時雖未爲亂而其機已萌矣其漸已見矣若一人不治則百人效尤一處得利則百處染指此必須大爲出榜重爲禁戢而訪其甚者擇其渠魁轉申部使者示以嚴禁處以重辟使見法令如此自不敢犯矣夫恩以結之而民有所係法以制之而民有所畏聖人所謂安民者莫急於此惟高明察焉

釋氏稽古畧序

陸樹聲

釋氏稽古畧者吳興大比丘寶洲岸公所纂集也寶洲嘗居松之佘山故梓行於松歲久列歲漶上人募刊

以行膺序於陛子陛子曰夫佛之教由玄悟密契不落詮句其所印證有以殘言半偈悟入者指爲正法眼藏故其說經總十二部至五千卷亦流蔓矣嗣其後猶支離文字訛沿襲詭故覺者謂詰品經爲玄門波餘大乘之岐經也若稽古畧一編則又節采群書浸淫餘沫以增揚其波者而繼寶洲者仍紹行焉以其書所述自如來降迹國王大臣崇重教法閱代以遠足以弘暢宗門樹叢林之幟也夫佛教自西土流布中國世儒多目言顓斥幾擯抑不並行然師其說者尚傳持至今護全而

扶植之君若此況學于儒而其教且章章行世者哉則是編之刻覽者亦庸有感云

趙承旨文姬歸漢圖跋　陸樹聲

以蔡中郎材具慮不周身而一女陷于胡塵曹瞞滑移漢鼎恐于伏后而不忍于友人之女承旨爲趙宋宗室甘心仕元沒齒胡庭其措意是圖也能無故國王孫之感乎觀者于此一爲扼腕

書筍譜　陸樹聲

僧贊寧作筍譜至論食法甚詳予嘗謂使世人不辨食

脩則此君類日繁其萬竿千畝沒于菑𤈦者何限禿翁老饕不惜尸祟復作此以貽後人好事者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之刑書也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五終